

心/香/一/瓣

## 为爱发电



谭武秀

这一天艳阳高照,天气异常闷热。任务很重,两个村有22户特殊家庭要去走访。

回访阿红,让我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第一次走访她家的时候,院坝很脏。而这次上门,院坝还算干净,我特意去她家厨房,虽然也脏乱,但比起初次见到的状况已经好很多。

第一次去看到灶台上,积一层厚厚的灰土;吃饭的碗在灶台上乱七八糟,一片狼藉;电饭煲有厚厚的油垢。当时志愿者一边帮忙打扫室内室外,一边耐心教阿红如何打理房间,想办法提升她的生活技能。阿红是智力障碍人士,行动要迟缓一些,没有多的言语。她跟志愿者学习生活技巧的时候,脸上一直挂着微笑。

阿红家的房子是平房,共五间。厨房、堂屋、三间卧室和吃饭的房间,住着也算宽敞,就是非常凌乱,少了家的气息。阿红的丈夫依靠一辆三轮车,在外做一些零活。阿红的婆婆肥胖,多病,有高血压,老是端着不愿意走动,也不愿意做家务活儿。阿红的儿子肢体残疾,职业高中临近毕业,在交流中,他沉默寡言。但他告诉我们,喜欢看书,他需要一本小说《城南旧事》。我们约定:下次来的时候一定会给他带去,满足他微小的心愿。

在志愿者的帮助下,经过两个小时的整理,阿红的家变了样。院坝干干净净,厨房该清洗的清洗,该打扫的打扫,该丢弃的丢弃,一下子就顺眼了。

我拉着阿红的手,鼓励她说:“厨房一定要清理干净,煮的饭菜会更香,因为这关系到一家人的健康。”我又说:“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,你一定要有进步好吗?”她笑着点点头说:“好!”神态极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。

果真,她没有失言。

这次来,看到她的家庭环境有所改善,我一下子感受到自己作为社工的意义和价值。我们的志愿者再次帮助她清理厨房,并手把手教她如何做家务,锅碗瓢盆如何归类,一起把洗碗池和灶台清理得干干净净。阿红乐呵呵地主动跟着学,虽然动作依然缓慢,但还是一样的认真。

我拉着她的手问:“你愿意我们再来吗?”

她笑着点点头说:“愿意。”

我说:“下次来看你的时候,家里要更干净好吗?”她又点点头。

在我们的观察和交流中发现,阿红的婆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,只是内心总感觉自己有病,变得比较疏懒,自我认知上出现偏差。于是,社工与阿红的婆婆交流沟通,希望她能带领阿红一起维护家里的环境,让家人的生活环境更舒适。我们竭力挖掘服务对象的潜能,利用社会支持网络改善她的生存环境,帮助她自我成长。遵循这样的社会工作“助人自助”理念,就是我们的目标所在。

临别,阿红高兴地送我们出门,她是一个温柔而又懂得礼貌的女性。她始终微笑着,我不知道她内心对生活有没有那么一丁点更高级的奢望。可惜,一场病让她闭守家门。

走访的第二家是阿秋,阿秋有精神方面的疾患。到了她家时,房门虚掩,敲门无人应答。于是轻轻推开大门进去,房间里杂乱无章。再往前面进去,是厨房。没有窗户也没有灯光,一个女人站在灶台后用锅铲搅动一锅猪草。我猜她便是阿秋了。

我轻轻喊阿秋,她不回应。再次轻轻喊她,依然不回应。她伸手到灶台的另一边拿了一个瓶子,我还以为她在收拾灶台。突然一瓶油辣椒酱扔向我,红油和辣椒全部洒在我的衣襟上。哈,中枪了!

我们是第一次见面,原来阿秋很怕生人。阿秋的孩子躲在房间里根本不愿意与外人接触。而阿秋的丈夫,比她大了好多岁,老实巴交的,家里只有靠他干农活来勉强支撑这个家!

这次走访阿秋,我与她无法正面交流。而她的丈夫背着一捆柴回来后,我们坐下来聊一些话题。他没有更多的话语,向我们说有一个心愿,让我们想办法把他的孩子从小城的职高转学到镇上的中学就读,以方便孩子走读,也减轻一些家庭经济负担。

我们理解当父亲的想法。后来,我们试着去为这件事辗转努力。但终究因为职高与普通高中的教学课程不一样,担心转学会影响孩子的学业,就此作罢。而阿秋在我心里是一个梗,她没有阿红的生活平静。阿秋时时暴躁的心情,如盛夏的雷雨,说来就来。

小伙伴们一天走访下来,很热很累,每个人渴得喝了好几瓶矿泉水。

服务公益的路还很远。我们走在帮助残障人士和病患朋友的路上,他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尊重,值得人们去平等对待。我想靠近你,用一颗心抵达另一颗心——包括阿红、阿秋……就是希望把社工的力量传递到服务对象的内心,让对方感受到一种动力,促使自己成长。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发电吧!

(作者系南川区作协副主席)

诗/绪/纷/飞

## 精彩江跳线



钟雄

世界上的路有千万条

在重庆大美的土地上

有一条崭新的城市轨道交通

28公里长

江津至跳磴——江跳线

江跳线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特色

又是一条市郊铁路

机车在江跳线欢跑起来

时速高达上百公里

比一般城市交通快多了

车厢里洋溢着春风得意

江跳线与轨道交通5号线

行进中接力向前

一路畅行

江津到重庆中心城区半小时通达

沿线富有浓郁的时代文化风采

双福、高铁、圣泉寺等站点

处处体现江津特色展示大重庆精彩

(作者单位:江津区白沙镇政府残联办公室)

往/事/回/首

## 站在唐古拉山口



曾贤荣

唐古拉山口,一个离天很近的地方。

唐古拉山口为青海、西藏两省(区)分界线,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,距青海省格尔木市604公里。唐古拉山口这一地带是沉睡着的亘古荒原。唐古拉山的山峰,自西而东,逶迤排列,看上去都不高,但是全都戴着“银冠”,在阳光的照射下,交相辉映。

这一地带虽然被喻为“生命禁区”,但水洼处仍生长着苔藓、地衣,山沟里有枯黄低矮的茅草,野驴、野羊也时常出现。

1983年7月的一天,我开车运货物至唐古拉兵站时天已黑尽。在兵站吃完饭后,我和几个战友早早睡下了。刚躺下一会,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,随即就是一阵呕吐。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后,一直无法入睡,我赶紧用背包带紧紧扎在头上,压迫减痛。把枕头垫高,用鼻子和嘴巴一起呼吸。睡到半夜,骤然觉得被子太薄,皮大衣、衣服等都压在被子上,仍然觉得冷。由于白天开车疲劳,大家还是酣然入睡。第二天早晨起床一看,大地一片洁白,昨晚下了雪,难怪晚上那么冷。

吃完早饭,我们继续向唐古拉山口进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跋涉,我们终于到了。置身于唐古拉山口,感觉气温骤降,又下起了雪。夏天的雪并不暴虐,它只是慢条斯理地被风吹送,耐心地把陈年积雪轻散在柏油路面上。由于路面上的积雪太厚,格尔木汽车二队的一辆车抛锚,在山顶上堵车了。

见堵车,我们只好下车来活动身体(在青藏高原,特别是在海拔5000米的高处,活动身体也只能踱踱步,不能剧烈运动)。在唐古拉山口,风是“有形”的。这雪借着风势、风赋予雪魂,大风将白雪横扫过来,猛地扫过全身,整个人似在狂风中跳摇摆舞,有种稍不留神就被风卷走的感觉。而风刮在脸上,如刀割般疼痛。那钻进衣领的飞雪,使穿着绒衣的我仍冻得牙直打战。此时,我才真正明白唐古拉山的高,是镌刻在人们乌紫的嘴唇、凹陷的指甲、黧黑的脸庞上。海拔高、气压低、氧气少,是对生命的严峻考验。

站在唐古拉山口,就见这高地几乎一马平川,上山下山不陡不急。其实,我早知道山谷已被雪填满了,平平的雪壤之下深不可测。望着唐古拉山下广阔的土地,这里的荒滩戈壁生态极其脆弱。即使是草原,牧草也矮小瘦弱得可怜。一冬一春是风季,狂风搅得黄土铺天盖地,小草裸露着根部,甚至被席卷而去。夏天是黄金季节,但草场的青绿不出一个月就渐渐地枯黄了。在这里,无论是洁白的云、湛蓝的天、雄伟的山、晶莹的雪、广袤的地,都有着无以复加的鲜明,都有着令人目眩的生动。

也许是在车下活动量大了一点,回到车上一坐下,胃里又是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。我赶紧摇下车窗,身体扑到窗前。吐完后清醒许多,用毛巾擦掉额头上的冷汗,闭着眼,靠在坐垫的靠背上。休息一会后,我睁开眼晴与窗外的唐古拉山对视着,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:必须征服高原反应!

虽然后来跑了无数次这条线,高原反应也不再那么强烈,但我永远不能忘记唐古拉山口给我带来的一次次考验。每一次踏上唐古拉山口,都像是一次对生命和情感的挑战。每一个进入唐古拉山的人,都会被高原的纯净所洗礼。1984年6月,我转业离开了青海。但是在唐古拉山口,让我对生命、勇气、追求和牺牲有了深刻理解,让我更珍惜和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。(作者系重庆散文学协会会员)



风/物/记

## 枣子坝的枣儿



谭鑫

我的故乡在一个叫做“枣子坝”的地方,每到秋天,那沉甸甸地挂在树上的枣儿,便成了孩子们的盼望。

同大地上众多普通果树一样,枣子坝的枣树无名无姓,但村子却因它而得名。事实上,枣子坝只有两棵枣树,却在我们的童年里留下了馥郁的甜香。

从挂果之日算起,到立秋,总免不了经历几次围观。那些不惜踏破荆棘,也要前来对枣树行“仰视礼”的人,定是每年枣树下的“老饕”,他们对待枣儿的态度,传承着长辈们侍奉庄稼的那份细心——总要通过自己的亲眼观察,形成对长势的个人预判,才不致缺席成熟时的第一波热潮。

而我每次都会爬上枣树,摘一颗尚还青绿的枣子浅尝索味后,才会放心地对树下焦急等待的弟弟说:“莫急!还吃不得,再等两天吧!”

等待枣儿成熟,像等待过年一样难挨。而到枣儿快要成熟的那几天,枣树已成了孩子们的常驻地,或爬上腰粗的枣树谈天、嬉戏。若有大人们从旁路过,总会问上一句:“枣子熟了么?”我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:“没熟没熟……”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守护着枣树。

等到农历七月前后,枣儿终于被流火浇透,小家碧玉养成大家闺秀,一树树,一串串,一颗颗,像灯笼般缀满枝头。秋风漫处,枣儿体态婀娜、火热相拥,仿佛吹响了丰收的前奏。

成熟的那几天,枣树宛如村里的一个景点。在她四周,每天都有站在树上摘的人、有蹲在树下捡的人、有举着手臂指挥的人、有闻风而来的人。对于每个在她成熟期内造访的人,她都乐意逢迎,并报以慷慨,用不同程度的馈赠,填充着每个人的口袋。落户外地的人回乡,如果赶上吃枣儿时,是一定要带一些走的。他们总说:“枣子坝的枣儿甜,其他地方都买不到。”

而今的枣子坝已改名换姓,变成了一条串联东西的高铁轨道。但是每到秋天,味觉会主动寻找甜蜜的记忆。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